



春色满园

又是一年三月,你是否发现校园里越来越多的嫩绿?你是否听见时而传来的鸟鸣?你是否嗅到伴着微风的阵阵花香?在这蓬勃的气息里,让我们一起感受那满园的春色。

校园春日感悟

一

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校园里的小径两旁草坪上的颜色开始苍翠葱郁起来,就像墨绿毡毯,一脚踩上去,感觉软乎乎的,柔软得让我想起了唐代韩愈诗中“浅草没蹄”的妙处来。小径上,我正与苏北远方的家人通着电话,奶奶平淡地和我聊着家常,重复着叮嘱牵挂,在快挂断时,奶奶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后院你种的樱桃树开花了。”

二

每年开春,幼时的我对种树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我总会激情十足地扛上植树的工具四处选址、挖坑、添肥,然后种上我精心选来的树苗。苏北故乡的土地在当时的我看来似乎充满了魔力,一场春雨过后大地迅速变了装,更为重要的是我能在一片绿色地毯中找到各种各样的树苗,不过我种得最多的还是樱桃、桃子和苹果这类果树。对于一个馋嘴的孩童来说,没有什么能比这些酸甜的水果更有诱惑力了。

我一直相信,只要是你用心关注过或亲近过的东西,不管是人还是物,你一定会对此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也会懂得更加珍惜。在我亲手种下的所有树中,生长在前院我窗前的那棵樱桃树对于我来说有着最难割舍和诉说的感情。无数个春日,我和它一起见证着它的花开花落、叶生果红,我在树下背着古诗,英语,享受着和煦的春风,向它诉说我成长中的酸甜苦辣。但很多时候,越是在乎的东西,越是容易失去。去年寒假,一个飘着小雪的日子,父亲不顾我的再三反对最终还是挥着斧头砍倒了它,借口是中看不中用,果实效益不高。记得在那天的日记里,我失落而无奈地写道:窗前的樱桃树,梦中在摇曳/陪伴我10多个年头,还是被砍了/花朵阻止不了功利,距离疏离亲情/原来,我已过了那个季节,成为了家的客人/现在,窗前一片敞亮,但也是一片空白……去年寒假,我孤身一人溜达到后院,幼时我种下的桃树多数已自然枯死,樱桃树也只剩下了最后一棵孤零零地呆在西南角,唯几棵苹果树依旧枝繁叶茂,生机勃勃,主干也已经很粗壮了。的确,我早已过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季节,对于故乡的家来说,多年求学在外的我,现在的身份更多的是个客人,很多时候我想忘记,甚至想掩盖这个事实,但最终也只能是徒劳无功。人恋故乡,树依旧土,人与树又有何异?回看当下时势,单纯孤芳的樱桃树越来越少,而功利世故的苹果树却大行其道。渐渐地,有些记忆开始模糊,有些道理却开始清晰。那一年,当我亲手在窗前种下那棵樱桃树的幼苗时,我犹记得我正摇头晃脑地背着课本上苏轼的那首古诗: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三

布谷轻啼,惠风和畅,春的降临意味着生命的新生;墓草新绿,纸幡招展,春的时节里又有着最悲怆的忧伤。三年前的清明,我和父亲叔叔等一行数人前往郊野扫墓、祭祖,犹记得走过一片片碧绿的麦田,绿毯似

的田野中,隐现出几个隆起的坟丘,经父辈们的指引和辨认,我便虔诚地认定这里葬着我的先祖,站在坟前的那一刻,鞠躬,跪拜,每一个动作都表达了我们这些后人心中的悲怆与缅怀思念之情。

祭祖归家后,妈妈和奶奶正在厨房忙碌地做着荠菜窝团。已被蒸烂捣碎的荠菜、艾蒿在藤制小篮中堆放着,合着早已准备和好的杂面粉散发出醉人的清香,案几上堆叠着一笼已出炉的菜窝窝,随手拿起一个尝了尝,香软滑嫩,清香可口,对于一个素来不爱菜包、馅饼的我来说,家人做的窝团有着超乎寻常的味道和吸引力。窗外又开始飘起了蒙蒙细雨,厨房里蒸气弥漫,清香飘荡,温馨而美好……现在细细回想起来,这是在我家陪亲人过的最后一个清明节了,那一季的清明雨落后,我姗姗走进久违的都市,开启了人生中另一段新的旅程,而那些春天里原本熟悉但如今却飘渺的身影,正在我生命的最深处,一圈一圈地,涟漪着记忆无垠的梦境。

四

如今久居南方城区闹市,习于晨钟暮鼓的书院生活,现实里面对的春天却更多的是头顶灰白模糊的天空,远望雾霾飞扬的街道,巷口处除了三三两两的摊贩,更多的只是行人车流匆匆而过。柳绿桃红、草长莺飞,更多时候只存在于被灯红酒绿的都市所遗忘的地方。初涨的春水,除了婉转地流淌在古诗和梦境里,又有谁能再亲手捧起一汪轻轻地将自己的双眸濯洗?一院春色、一间茅舍,一杯清茶,一份静谧,此乃春日最美的绝景和意境。而春天的到来不仅仅是太阳从南回归线向我奔来,不仅仅是乍暖还寒的恼人,更不仅仅是身上越穿越清凉的衣裳,它应有“春雨惊春清谷天”的诗意变换,应有世间万物重获新生的激动情怀,应有被淋湿的天空中氤氲的悲愁和思念,更有亲近自然,荡涤浊气,寻找萦绕于心的诗意的无尽激情和渴望。

五

最爱《春之怀古》一文中作者提及过的那一个关于春天名字来历的小故事:在《尚书》《诗经》出现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个小虫在噬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在放风筝时猛然感到的飞腾,一双患病病的腿在猛然间感到的舒服,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江畔浣纱的手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噙成吹口哨的声量来为这个季节命名——“春”。春的魅力在于它多姿多彩,在于天地间的所有生命都能拥有自己对于这个季节独特的体验,或惊奇,或缠绵,或激越,或陶醉,天地万物都按自己的方式释放着潜伏了一冬的力量,赶赴了一场灵魂的盛宴,受到了一次洗涤净化。

想想我们青青的校园,一个又一个正青春的莘莘学子,夜以继日用知识的花朵,精心地编织着学术、科研的花环,不也是为了去赶赴那一场风花雪月新春的盛宴吗?

(作者周海琼来自上海金融学院,90后的文艺女生。在她的生活里处处弥漫着女孩的细腻心思。她看到的春日校园里莘莘学子们也正在赶赴那场万物的盛宴。)

写在春日的诗篇

草皮是朦胧的绿
落进微雨中的清晨,打湿了整个春季的
鸟鸣
而你也将成为朦胧的一部分
会生出翠绿

我小心地捡起一枝桃花,那种绚丽
更适合现在的年纪
她可能来自于陌生人的采摘,或者是从夹缝里偷跑出来,精神饱满的
美丽的花斑蘑菇

倘若你跟着我上山
定要小心,那颗不听话的苍耳
不会刺痛你,但可能会贪恋你的片刻停留
同那丝线相缠于幸福的冢穴

兴许你还可能发现一颗殉情的种子
一颗明星似的泪,融进土地,都是柔软的

又或者共同喘息
跌落进一个短暂的春季

无论如何,燕儿已啄起雨湿杏花的春泥
还有一行清脆的嗓子
一不小心洒落了一地,满满的
或许,会滚落到一户幸福的家庭
又或许,明天它也会落地生根,演奏成一曲春日的赞歌

(作者陈旭来自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爱幻想,爱写诗,爱韩剧。朋友形容如同“疯一样的女汉子”,她的眼里春天是诗篇,一不小心萌生出的诗情的种子落地生根,用文字演奏了一曲春日的赞歌。)

春风里

“叮咚——”,窗边的风铃欢快地跳跃着,叮叮作响。扭头看看外面点缀着白色小花苞的光秃树干,我知道,这是春风来了……

昨天经过相辉堂,一株花朵盛放的玉兰树下面,一伙老头老太们爽朗地笑着拍照的时候我就该察觉到,春天早就来了。我对于春的感知,并非凭了那日渐膨胀的花朵或是浸上新绿的枝芽,而是皮肤的感受。我习惯于穿秋裤,从深秋到早春,秋裤仿佛成了身体的一部分,而每到春天,脱去秋裤的第一天,皮肤上的丝丝凉爽时刻提醒着我,春天到了,又或许,那更像是一种觉悟,挣脱温暖却束缚着你的东西,去奔跑,去跳跃,去春游,去感受那和煦的阳光与微醺的春风。

不由感叹,在春日里出游,绝对是这世上最美妙的事情之一。而同我一样小资的,大概还有曾哲。以至于在《侍座篇》里,孔子提问学生

们假若有人了解自己,他们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时候,曾哲吞吞吐吐半天才说出了想沐浴在春风里,去河里洗澡的愿望。有人说曾哲聪明,知道孔子想问的到底是什么,但也只能是猜测罢了,若曾哲真的只是想吹吹风、洗个澡而已,谁又能说那不是真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除开治国理念这一层面上的解释,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曾哲同学在春天里最真实的喜悦。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如此这般简单而已。

但真实的有关春游的记忆,大约要追忆到小学的时候了,同三两熊孩子,一起跑去油菜田里画油菜。我仍然记得当时的小静用了细细的画笔,一点一点蘸着水粉,一根一根地描,风吹起来的时候,她就会停下,等到油菜不再晃动了,她才又开始画。后来,就再也没有过类似的经

历了。曾几何时,春游成了一件奢侈的事儿,埋头在各种题海书海里,或许偶然看见一句希梅内斯写春天的诗句,心里为之一悸,随后,又消失殆尽,真正的春天却反而被忽视了。直至上了大学,清闲不少,才腾出空来仔细瞧瞧这可爱的季节、和煦的东风,又或许是这春日自己将我召唤了去,在我毫未察觉的情况下。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论为政,还是做人,抑或是其他什么需要人心来感知的东西,如桃李一般大概才称得上是佳品。而这使我想起了春风,它亦未曾言语,但热爱幸福的人们即使没有刻意,却也在不自觉地轻轻地拥抱它了。看,沐浴在春风里,那些在草地上扎堆坐着的亲人、恋人,不就是最好的明证吗?

(作者刘润雨来自复旦大学,毫无疑问也是妹子啦,单身男青年有点小文艺的话就联系她吧。)

【征稿启事】

四月清明,逝去的亲人师长,远古的先民,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如今青苔泛泛,就如同你的思绪一般……

有没有经历过一场难忘的葬礼?有没有深切反思过死亡?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对你很重要,却终究离你而去呢?清明时节,细雨纷飞,想不想写点什么呢?记录头脑中那一抹青苔,寄给我们,就算做对那逝去生命的敬礼,就算做一场跨越生死的联系。

要求:字数800以上(如果是诗歌的话就随意),文体不限。作品一经刊用,稿酬从优。

截稿日:2014年4月6日

